

去年底,林文月来电话,今年初她会来香港一趟,我们又可以见面了。我把消息告诉林青霞,她听罢显得跟我一样兴奋。

跟林文月相识相交三十年,是学术圈文化界的挚友;跟林青霞认识超逾十载,虽然圈子不同,却因性情相投,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而林青霞跟林文月无论在公在私,都素未谋面,尽管她们都来自台湾,尽管一位是公认的大才女,一位是公认的大美人,在众人(各自崇拜者)心目中,地位都无可比拟。

“林文月来了,她几时有空?我们见个面吧!”青霞兴冲冲地提议。她是在文字书籍里认识林文月的。自从开始写作以后,她爱上了阅读,总觉得自己根底不厚,要在名家的作品里吸收养分;每次看完什么文章,就会来电讨论,通常是凌晨过后夜阑人静时。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、杨绛和林文月,欣赏他们朴实无华的文风,真挚细腻的感情。林文月的《午后书房》,她看了;《饮膳札记》,也看了,书柜上还放着《作品》,至于大部头翻译巨著《源氏物语》,则准备拨出空当,静下心来时,才好拜读。

约林文月见个面?怎么约?我心里头琢磨着。自己跟文月是一定要会晤的,但是在她来港出席文化之余的有限闲暇里,要抽出时间来跟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相见,弄

不好会变成应酬,我怎么忍心给她施加无形的压力呢?于是,频频去电台北,询问她来港的日程与安排。文月说,现在女儿思敏变成她的贴心秘书了,一切由她接洽联系,就这样,又跟思敏通上了电邮。

双林会(一)

——林青霞林文月香江会

金圣华

台湾目宿媒体的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这次要来港宣传,由于规模宏大,活动频密,所以安排方面也是繁多复杂的,几乎每天都在不定的状态之中,连当事人也往往弄不清楚。思敏的电邮,跟目宿负责人的电邮常有出入,加上香港光华文化中心的参与,情况更一日一变。

这边厢,青霞在兴高采烈地悉心安排,“一月七号活动完后来我家晚餐吧!”她说要叫最好的厨师到会,准备最好的红酒待客。当然,还要邀请一起来港的白先勇共聚。那边厢,林文月来港后到底哪天有空?会不会愿意作客?完全不得要领。电话来来回回,电邮往往返返,穿梭联络于双林之间,心中不免有点焦灼,这情况似曾相识,不由得想起了十年前的一桩往事。

那一年香港翻译学会成立三十五周年,我正好出任会长,为了会庆,为了郑重其事,特地举办了连

串活动,包括一系列的学术讲座,并邀请名家如林文月、龙应台等来港出席。记得那是五月的某一天,正准备去机场接文月,电话响了,是青霞打来的,声音低沉沙哑,哀伤之情难掩。她说父亲在台湾过

世了,而她因为家里装修,暂住在香港半山的一座公寓里,说连日来心情落寞,想见我。听完电话,抬头一望时钟,我跟先生说,“你赶紧开车去机场接林文月,我这就去香港看林青霞。”于是,我们兵分两路,夺门而出。以往,每次邀请林文月来港讲学,无论主办机构谁属,都是我们夫妇俩亲自去接机的。文月到现在还记得,“你的先生Alan真好,每次把我接上,行李还放在车厢里,就让我们争取时间去逛街,你总是叫他吧车停在会所去打球什么的,耐心等候我们好半天。”那天,Alan一人前往接机,想必让文月感到过意不去,不知谦逊的她和腼腆的他在车上曾经怎样交谈礼让呢!

在青霞暂住的公寓里,看到形容憔悴的她,相

对良久,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去安慰痛失至亲的好友。终于打开话匣子了,她说要为父亲好好办理后事,但不知道在追思会上该说些什么,然后她开始缓缓诉说着和父亲相处的历历往事。“小时候,我总是蹲在眷村的巷口等爸爸,他一回来,我就扑上去抓住他的大手”,说时眼神迷茫,似乎失落在遥远的时空,记忆的雾霾中;“后来,伯父老了呢?”我轻轻问她,“啊!那时候,是他牵着我的手了!”不久,青霞就写出了动人心弦的《牵手》,文章里描绘着:“最后一次陪父亲到国父纪念馆去散步,父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,脸上呈现出来的神情既温暖又有安全感,就仿佛是我小时候握着父亲大拇指那种感觉一样”。

最近重读文月的作品,看到了她说起另一半的文章:“很多年以前,我遇到一双赤手空拳的手,那双手大概与我有前世的盟约”,看完内心触动,有谁可以把宿世的姻缘说得这么含蓄而真挚?如今,这两位分别以“手”的意象来书写至亲之间父慈女孝和鹤蝶情深作者,即将越洋相逢,握手言欢了,岂不是一桩让人期盼的美事?而我在促成其事的过程中,不免会小心翼翼,唯恐不周。(明日待续)

中年人的精神世界似乎是这样的:在食物上,只有粮食,没有点心;在杯里,只有清水,没有美酒;音乐中只有旋律,没有华彩;当你深呼吸时,只有空气,没有花香;当你读一篇小说时,只有故事,没有刻画。当然这样仍可活下去,但却乏味。在这乏味中,还带着一挥挥不去的轻柔凉意,那是无所附着的悲哀。这样的精神世界,比年轻人复杂,黯淡,却更柔和与深远。

许多人都害怕面向生活给每个人准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准备好了的哀伤,那是一种轻柔的凉意,所以,到了中年,要格外有青春时的热闹才好,要是没有,便要制造,所以人到中年,许多人都新添了鲜艳的红外裳。其实,中年人的乏味里有着深远的文学意象:它好像一个倒映着天空的林中小湖一样,倒映出他的整个青春与对青春的追忆,青年与老年在这里集合,在这里商量如何完成这个人的一生:按照文学的立场,这样的凉意与悲哀,是生活意义深远的馈赠。

生活如果给你馈赠

那时候我在延安西路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。有一天中午,我回社晚了,已经过了午膳时间,食堂打烊了,我只好到社后面那条什么桥路一家小馆子吃饭。这家小馆子我也曾来过,这时候一个顾客也没有,灶头上只有一个小姑娘,我就对这个姑娘说:“对不起,弄个菜给我吃中饭好吗?”我同时又说:“这馆子我也来过,没看见过你嘛。”她说:“一点也不错,我是饮食公司刚分配到这里来的,今天才第一天来上班呢。希望你烧出的菜你吃得下去。你要吃什么呀?”我说:“你就报几样菜名选一选吧。”她就说了:“红烧

划水、鸡骨酱、鳝糊……”我说:“够了够了!我最爱吃鳝糊,就来个鳝糊吧。”于是我就坐在位子上等吃。她在灶头忙开了。过

一位新厨师

任溶溶

做给你吃,这个菜的名字就叫响油鳝糊。”我经常在馆子里吃鳝糊,难得吃到这样地道的响油鳝糊。于是我就想到,千万不可以小看刚从饮食学校出来的毕业生,正因为她刚刚毕业,一招一式都照着师傅教她的做,做出来的菜就特别考究。这顿饭我吃得实在太满意了,我只希望下次再到这里来吃的时候,她还是把饮食学校学到的本领完全拿出来,一点不要折扣。



大学好友升格为外公

宋毅

早上醒来,睡眠只睁开一只就看微信。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徐澎发来一句话,他的女儿刚刚顺利产下一女婴,他荣升为外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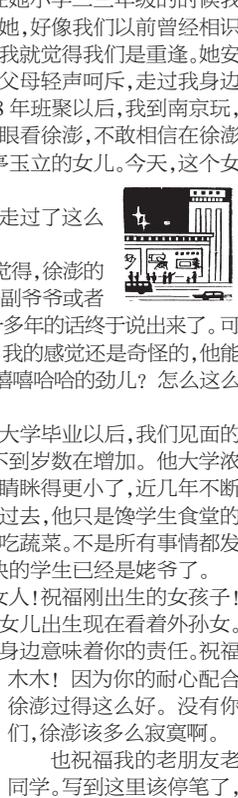
这下子全醒了。仔细体会一番,恍若隔世。徐澎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。他结婚、生女,凡遇大事都告诉我。对他的变化我一直都平静。我知道,不论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,他一直是那副大学时样子以不变应万变:散漫、嬉皮笑脸,一看就知道自我照顾有些费劲,需要身边有个疼他的人。找到木木结婚,是他的福气。后来有了孩子,很正常,不过是他贤惠的妻子忙碌,他最多搭把手,该自在还是自在,该舒服还是舒服。

他的女儿峭峭,大概在她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去南京玩,见过。我很喜欢她,好像我们以前曾经相识且玩得来。看着她的大眼睛就觉得我们是重逢。她安静,乖巧,总带着笑,即使被父母轻声呵斥,走过我身边时依然给我一个笑脸。2008年班聚以后,我到南京玩,惊觉她成为大姑娘了。我转眼看徐澎,不敢相信在徐澎的岁月里已经多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儿。今天,这个女孩也为人之母了。

没想到,我和徐澎已经走过了这么多了。其实,早在大学时我就觉得,徐澎的脸一点没有青春气息,是一副爷爷或者姥爷的长相。今天,憋了三十多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。可是,真的当上爷爷或者姥爷,我的感觉还是奇怪的,他能胜任吗,就凭他大学时那种嘻嘻哈哈的劲儿?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姥爷的时候呢?这就是生命的进程啊。大学毕业以后,我们见面的次数有限,偶尔相遇,也感不到岁数在增加。他大学浓密的黑发早就变成秃顶,眼睛眯得更小了,近几年不断地托我从国外买保健品;而过去,他只是馋学生食堂的走油肉啊红烧大排,哪里肯吃蔬菜。不是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今天早上啊。单纯欢快的学生已经是姥爷了。祝福徐澎身边的三个人!祝福刚出生的女孩子!多少年前,徐澎看着自己的女儿出生现在看着外孙女。祝福峭峭!新的生命来到你身边意味着你的责任。祝福木木!因为你的耐心配合徐澎过得这么好。没有你们,徐澎该多么寂寞啊。也祝福我的老朋友老同学。写到这里该停笔了,因为眼泪已经满眼眶了。

和鸣(国画)

杨耀忠



在第一届中国天元赛中,我幸运地赢了聂卫平,成为了首位“天元”。之后又获得三次“天元”,三次参加中日天元赛。我与新民晚报的天元赛十分有缘。1987年,新民晚报首创中国新闻棋战——中国天元战,对于我来讲十分重要。我能够以2比1战胜刘小光进入决赛,又在决赛中战胜了当时在中日擂台赛上表现神勇的聂卫平九段,夺得首位“天元”也实属侥幸。因为我在塘桥与聂卫平三番棋决战的第一局就输了,但回到上海后我的运气来了,第二局扳平后迎来了第三局决胜局。在上海棋社进行的快棋决胜中,我执黑又十分幸运地以四分之三子险胜。

我得了第一届“天元”冠军之后,又不断地向聂卫平发起挑战。最为激烈的一场,要数1994年《新民围棋》创刊时,新民晚报举办的“聂马七番棋决战”。这场“聂马大战”十分激烈,双方在战成3比3后,进入了第七局决胜局。

这次是聂老幸运了。他在第七局决战中,赢了我半目棋,以4比3的总比分笑到了最后。输掉了这众所关注的聂马七番棋大战后,使我更发奋努力,并在争夺世界冠军的大战中得到了回报。记得事隔一年后的1996年,我和聂卫平在东

洋证券杯上均有很好的发挥,会师决赛。命运又一次把我推上了向聂卫平挑战的舞台。在竞争中国棋手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时,我把握住了历史性的机会,战胜了聂老,夺得了东洋证券杯世界冠军。这一年,我又夺得了富士通杯世界冠军,可谓双喜临门;在中国天元赛上也达成了“三连冠”。中国天元赛的前十届,我和聂卫平、刘小光激烈竞争,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。我和刘小光在天元赛上除了进行三场番棋大战外,在棋盘外的“斗嘴”故事也让棋迷们津津乐道。到了1997年的第11届中国天元赛,年轻的常昊获得了挑战权,向我发起了挑战。以1比3卫冕失败,是我赛前没有预料到的。这是常昊这拔年轻棋手从我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冠军,当时真的没想到年轻棋手来得这么快……我由衷地感谢新民晚报创办了中国天元赛,举办了“聂马七番棋决战”,给了我向聂卫平学习和挑战的舞台,使我在胜利和失败中磨练成长。

常昊:中国围棋天元赛于我,有特殊的缘分,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对手。明请看本栏。

十目谈

天元赛而立回眸

腔梗即脑梗,不可大意

杨秉辉

心梗、脑梗,人们多有知晓,而且深知其危害。因心脏与大脑乃人之生命中枢,是受不得半点损害的。而“腔梗”似乎指向不明,而且有人被诊为腔梗之后,似乎无多异常表现,甚至或许以为老年人皆是如此。腔梗即“腔隙性梗塞”之简称。是脑部动脉血管末端、直径小于400微米的、深入脑实质中的“深穿支”,因高血压、动脉粥样硬化所造成的阻塞,形成脑组织中微小的、一股直径小不超过15毫米的梗死区域。梗死部位的脑组织坏死,坏死组织被吸收后形成小的腔隙,作CT或磁共振检查便被发现,故称之为腔隙性梗塞。由于梗死区域较小,若不涉及肢体运动的神经中枢也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表现出来。腔梗的本质即是脑梗,不过是“微小的”脑梗罢了。其发生的机理与脑梗相同,而且据统计约1/3的腔梗病人在2年内会发生“大的”脑梗。所以腔梗实在是脑梗的前奏。腔梗若无有效控制,还常常反复发作,积少成多,对脑功能的损害亦越大。甚至聚小为大,其结果亦同脑梗。我国老人所患老年性痴呆很多是属于此类血管性痴呆。腔梗有时确无明显症状,但细心体察也并非全无症状。眩晕、记忆力减退、面部或上肢的轻瘫或麻木、吞咽不畅、饮水呛咳、一时性失语、单侧下肢无力等皆有可能与之有关。及时作CT或磁共振检查可以确诊。腔梗的本身,严格地说无法治疗。所有的治疗皆是为了预防腔梗的反复发作和大面积脑梗的发生。腔梗的病人生活宜轻松、饮食宜清淡、心态宜平和,应戒烟,少饮酒,可以作适度的活动,但不可劳累,肢体活动不利索的须防跌倒。腔梗因高血压与动脉粥样硬化而起,故控制高血压与高胆固醇,尤其是高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”(俗称坏胆固醇)尤为重要。我国高血压患者中还多所谓“H型”高血压者,此型高血压易发生脑梗等情况,故高血压者宜做血中同型半胱氨酸检查,若过高,加服叶酸片,可有利于改善。从预防腔梗而言,血压以控制在130/80毫米汞柱为宜,并不强求降得过低,但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则以降得更低些好,尤其在伴有糖尿病的病人之中。糖尿病是引起血管损伤的重要因素,预防心梗、脑梗当然包括腔梗,皆需着力控制。阿斯匹林对有抗血小板聚结的作用,因此能预防血栓形成,其在预防心梗、脑梗包括腔梗中的作用是肯定的。于是预防性用药,所以应该长期服用,在腔梗病人中可以终身服用,当然有出血倾向者不宜。对腔梗病人用阿斯匹林还需强调的是:应先控制血压至150/90毫米汞柱以下,避免血压过高,引发脑溢血的风险,再使用阿斯匹林方属安全。总而言之,腔梗即脑梗,是不能大意的。

走出“亚健康”

